

LAOMAYONGTANDIAOXUDIAO

老馬

咏叹调 续调

林帆 著

“可憐罪人”发凡
人间正道是沧桑
漫道“钱”文化
“下海”研究
“像与不像”
有数“文”案诉讼
看说“发”“入”归
重义为何不重为
读书须做“有心人”
新闻溯源谈
如果我上岛之后
“世态”“道德”辨
交错的“经济学”
“杂家”正调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维劲

封面设计：周剑峰

老马咏叹调续调

林 帆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120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2 插页 0 字印 200,000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0册

ISBN 7-80616-202-X/I·74

定价：15.50元

序

一九五五年，当我第一次踏进复旦大学校门，林帆先生就是新闻写作课的老师。四十年过去了，我也已经“到站下车”，锐气消磨，而林帆先生还是一手执教鞭，一手持笔枪，马不停蹄，驰骋于讲台和文坛。那未灭的童心，那凛凛然的英气，他笔下那汨汨流淌的清泉，使我又敬佩又羡慕。这是他执教之余的第七本著作了。就专门的杂文散文而言，也是继《门内门外文谈》、《老马咏叹调》后的第三本。

在杂文园地众芳摇落的时候，林先生有三本集子问世，是十分可贵的。在上海的文苑报坛，“文革”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杂文作家兵强马壮、杂文创作蓬蓬勃勃的局面已经见不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在解放日报负责文艺部工作的时候，杂文作家济济一堂。林放、罗竹风、陈虞孙、王中、蒋文杰、冯英子、郑拾风、何满子、林帆这些杂文高手，虽然年事已高，但都宝刀不老，锋芒毕露。他们疾驰在前，带动一批中青年杂文作家追随于后，使上海的杂文创作呈现最佳状态。自从林放先生过世，杂文的

殿堂好像吹折了一杆大旗，加上老将们老的老，走的走，杂文创作便不大景气了。现在还能笔耕不辍并且老辣有味的老一辈作家，要数蒋文杰、冯英子、郑拾风、何满子、林帆这些先生了。

在中青年杂文作家中，思路开阔、笔锋犀利、创作力旺盛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报纸上的杂文栏目渐趋减少，杂文佳作很难见到呢？这与杂文功能和时代环境有关。杂文是文艺性的评论，理性化的漫画，议时论世，有颂有讽，它的天性是抑恶扬善，指斥时弊。与敌人战斗，它是投枪匕首；与人民内部的不良行为斗争，它是解剖社会、剔除痼疾的手术刀。鲁迅时代与“四人帮”刚粉碎不久、思想解放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杂文之所以兴旺发达，是因为旧社会的罪恶和“文革”遗留的旧观念成了培育杂文的沃土。现在则不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得民富国昌，社会安康，是颂文发展的时代，不是批评性杂文的时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杂文是解剖社会的手术刀，虽然治病救人，但手术刀毕竟也是刀，难免令人生畏。一九九三年我开过直肠息肉。在神经分布极少的肛门附近割去一粒黄豆大的东西，真是小事一桩。但我一上手术台，就像猪羊进了屠宰场似的，紧张得冷汗直冒。人总有怕痒怕痛心理。手术刀不是化妆笔。化妆笔画眉涂眼，为你增光添彩，使你舒舒服服，杂文非痛即辣，谁会欢迎？注定它必然衰落。

我以为社会应当理解杂文作家。他们已不是斗

士，纯粹是一个医生。林帆先生在向我介绍他的杂文的时候，不断推荐“这一篇厉害”，“这一篇也厉害”，但我看来，虽然内容针对现实，用词遣句却相当温和。就好像曙光医院的柏医生为我割息肉，郑重其事，小心翼翼。林先生像所有中国文化人一样，有着一颗炽烈的爱国爱民之心，跃然于字里行间。他说，他与共产党是同胞同泽，同心同德，同舟共济。出于这五个同，他的话就带有善意，一片至诚，苦口婆心，但深度、力度仍在。这使我想起最近我住在西安飞天大酒店时一个老师傅给我按摩的情况。他懂得经络穴道，触及穴位的时候，你能感到他手指的力度，但并不感到痛的难受，只有通畅舒服。

由于社会承受力的脆弱，现在报刊上的杂文，作法和作料都有了改变。该推拿的改用按摩，该用辣椒的改用胡椒。我以为不必。杂文是四川菜，不是苏州菜，还是以辣为主。以我的经验，是可以避免招灾惹祸的。经验是：对事不对人，骂小不骂大，反话正面说，具体抽象化。就是说，不指名道姓，不就事论事，不矛头向上，即使矛头向下，也是把具体的事抽象掉，只做“甄士隐”、“贾雨村”，让人对号入座，其又奈我何？

萧 丁

1995年国庆之夜

老马咏叹调

(代自序)

我属马，算来有生之年已走过一个甲子，今年该庆一庆六十大寿了。其实我从来没有过生日的习惯，这次不能免俗，旨在发扬“龙马精神”，以鞭策自己马不停蹄，一如既往地向着光明的前路奔驰。

那么，我果然是一匹“马”了。其实，当马有什么不好？马的最大特点是：耐劳温驯，贵在老实。英国一位评论家曾妄评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和一个最大的缺点，优点是老实，缺点也是老实。后者带刺别有用心，且不去管它，而前者却给他说对了。对党对人民，任劳任怨，老老实实，正是我们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最突出的表现，难能可贵啊！我是心甘情愿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效犬马之劳，鞠躬尽瘁的。记得有一篇杂文为知识分子的待遇鸣不平，用心良苦也独出心裁以“千里马”喻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日行千里，对国家贡献很大，可惜是一匹“马”。比喻总归是跛脚的，言下之意我明白。不管怎样，我生共鸣，然而不以为当“马”就“可惜”。在

风云变幻、祖国需要万马奔腾之际，我们理应“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地冲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为什么说“不”呢？鲁迅先生不也自称“俯首甘为孺子牛”吗？虽然，我自知不具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风华气派，然而老老实实在地当一匹祖国和人民所需要的马，认定方向，跑得慢点又何妨？

看来我是一匹“老马”了。然而老马又有什么不好？俗谓“老马识途”，跑起来稳稳当当。而且我曾在六十度寒来暑往的征途中走过各种各样的路，经历过数不尽的风吹和雨打，相信自己不会再觉迷途其未远，更不会走到哪里算哪里。我无法想象此生的第六个马年将是怎样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好马不吃回头草，只要宝刀未老，依然故我还能扬起的马蹄声，回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告别了半生坎坷，焕发起精神。这些年我在天岁增月人增岁的祥和境况下一往直前，从来没有这样心情舒畅，在岗位上从来不敢怠慢。所以我题词自勉，曰：“风华尚茂”。真的，任重道远，来日方长啊！马齿徒增是人生规律，“今年六十，明年五十八”诚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风物长宜放眼量，“黄昏”思想适足使人昏昏，从精神上不服老自然会觉得自己老当益壮。我应当满怀信心，马不停蹄地跑进二十一世纪。到那时我再挥斥方遒地涂鸦一篇《“马年”再抒情怀》才叫“意气风发”呢！于是，我就想到曹操当年的豪情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马年述怀以马自况，只为表达一点心志，兴许是

“老夫聊发少年狂”罢。不过我还得告诫自己，既然属马，切忌做事马马虎虎，不作马大哈，更不逢迎拍马。

《联合时报》1990年2月16日

目 录

序	萧 丁 1
老马咏叹调(代自序)	1
“假”说	1
名片的变迁	4
“可恶罪”发凡	7
文外“门”谈	10
微笑里的祝愿	13
“‘穷’得只剩下钱”	16
“钱情”小识	19
生子当如“贾家郎”	22
人间正道是沧桑——漫道“钱”文化	24
经师明求 人师难得	28
名师也应是明师	31
谁之过	33
另外还有一层意思	36
石狮子引起的思考	39
关于“下海”	42
“下海”析疑——像与不像	44

换脑莫换弦·····	47
不怕“先天”怕“后天”·····	49
祸自心乱始·····	52
“打油诗”的感悟·····	55
不是精明误卿卿·····	58
知“短”近乎勇·····	60
“官倒”怕倒官·····	63
为有源头浊水来·····	66
“清水”赞·····	69
此事非关风与月·····	71
广告“效应”·····	74
有感于“文”事诉讼·····	77
“真人假事”辨·····	80
读史偶拾·····	83
当道与挡道·····	86
“夫人牌”何时休·····	89
你的执法 我的办法·····	92
最怕“馋猫乱拉屎”·····	95
校服礼赞·····	98
校徽的重光·····	101
植树节与教师节——缘何彼此彼此·····	104
余热·余温·“多余的热”·····	107
话说“发”“八”归一·····	110
吉兮凶兮也谈八·····	112
缘何咫尺是天涯·····	115
“丧态”、“丧德”辨·····	118

台湾朋友谈“情归”.....	121
“作陪”种种.....	124
且说“算命”之类.....	127
“变腔变调”帮倒忙.....	130
“扒分”种种.....	133
见义勇为何不勇为？.....	136
有胆有识不逾矩.....	139
戏说关羽和猫.....	142
“廖化充先锋”析.....	145
武大、王伦优劣论.....	147
还是“不患贫而患不均”.....	150
能打几分？.....	153
“参”与“议”的因缘.....	155
杂文与政协委员.....	158
“花瓶”之类的思辨.....	161
从“六国大封相”说起.....	164
“秋风”不是此秋风.....	167
欲借“摇奖”济苍生.....	17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73
新年著个满堂红.....	176
饱暖思奋进.....	178
“邯郸学步”之类.....	180
“同步”析.....	183
如果我上当之后.....	186
漫道“口头禅”.....	189
令人困惑的联想.....	192

“棍子”祭·····	194
“小鞋”遗风缘何在·····	198
关于“月亮”的寄语·····	201
鸳鸯翩跹入梦来·····	204
古旧书业何日醒·····	207
出书之后·····	210
读书须做“有心人”·····	213
“休闲读”好·····	216
“童心”赞·····	218
文章的“经济学”·····	220
漫道随和·····	224
蒺藜集束(外一束)·····	228
“洋泾浜”拾趣·····	253
一事能狂便少年·····	257
“糊涂难得”·····	260
龟蒙消·····	263
新闻溯源谈·····	266
相逢何必曾相识·····	270
附：晚餐·····	274
绿豆菜与大树·····	278
情系燕园·····	281
西山脚下黄叶村——访“曹雪芹纪念馆”·····	287
广州人敢吃·····	291
港人吃经·····	294
漫道中华酒文化·····	297
“杂家”正名·····	301

秦牧印象·····	304
随手拾落英——关于美的乱弹·····	308
黄土高原抒情——西游散记·····	312
桑科草原风情画·····	317
河湟雄镇拾零·····	320
名“狼”实似羊——狼山掠影·····	324
神农架上行·····	328
“天目千重秀，林木十里深”·····	331
奇异一株花——狮城见闻之一·····	335
食文化一瞥——狮城见闻之二·····	338
凝聚就是力量——狮城见闻之三·····	341
新加坡人不忘“本”——狮城见闻之四·····	344
文如其人·····	349
娓娓的谈心 有益的议论——《世象杂谈》读后 兼谈杂文写作·····	353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359
徐老教我当委员·····	363

“假” 说

倒霉的岁月我被学生当众骂“秃驴”，春风得意时又获得一个“光头教授”的雅号；贬褒皆因头发。我人到中年即脱发，顶盖稀薄，有如疏竹细柳；虽不失为一种风度，毕竟也萧条。

去年底应邀出访，到中百选购礼品。看到假发柜台琳琅满目，不禁驻足。售货员招徕执著，给我挑选了一个斑白的男式发套，“试试看，不买也不要紧”。却之不恭，便由她摆弄，对镜顾盼，天衣无缝。OK！于是我就套着它踏上飞机远适异国。

回来之后，不想“戴时容易脱时难”。习惯了，何况人也赖“包装”，譬如戴顶帽子又何妨！果然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不知情者以为治发有术，问我用了什么偏方；知情的人却称之为“以假乱真”，交口赞绝。看来伪装得到家，连我刚满三岁的小孙子，久别重抱第一句话就是：“爷爷不是癞痢头，变成老太婆嘞！”——我从当年的一把秀发蜕变成一头秃发，如今又出其不意地“早生华发”；最后的体现，竟归功于“以假乱真”！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假的最终不能成真；如果到了“乱真”的程度，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如今处处充斥着假冒的伪劣产品，坑害顾客，扰乱市场，“打假”应该毫不手软。妙就妙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真的“假”，于人无骗，与世无欺，友而存真，便不存在喊“打”的问题了。比如我的假头发，自戴上后，青春焕发，精神抖擞，明知其为假，却以“乱真”而自慰，不亦悦乎？我的案头，摆着电子热带鱼箱，栩栩如生；伴着花瓶里的绢花一束，更显生气盎然。说实在话，假而能乱真，还算一种艺术创造；给我换真的，我还嫌麻烦！再如，医用的假牙、假足和假手，对患者还不可或缺呢。在我国史书中，假托前人名义伪造的经书叫做“伪经”，假冒产品。康有为的名著《新学伪经考》，力图证明古文尚书是伪书。文章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可是这部“伪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起过大作用，自无必要斥之为赝品。

因此真假之间，不仅属是与非，而且要区分利与害。不侵权，不犯法，不欺世，不是坑人，是至关重要的一条分水岭。“以假乱真”为其用而已矣！俗话说，无假不成真，因为真善美是假丑恶之反，作伪也大抵由此而存在。假假真真，真里掺假，有的属假象，有的是虚玄，细品一下，有助于知人论世。《阿Q正传》的那个手拿“哭丧棒”，腿也直了，辫子也不见了的“假洋鬼子”，表里不一，连阿Q都一眼看穿，那是无须辨正的。问题是某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俨然谦

谦君子的“假道学先生”，就必须从实践中检验，还需要匡正世风。记得有位名诗人说得妙：“有些人死了，可是他活着；有些人活着，可是他死了！”——衣冠禽兽，只从其冠冕堂皇是难以辨真假的。所以《中论·考伪》有云：人徒知名之为善，不知伪善者为不善也。信乎？

《解放日报》1994年7月24日

名片的变迁

案头摆着两张名片，使我陷入沉思：一张是美国著名学者、诺贝尔奖得主；一是萍水相逢的新朋友、某市某研究所的研究员。前者一目了然，名下是职称住址和电话；后者却有点天花乱坠，诸如什么俱乐部总经理、主任、法人代表，什么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法人代表等等一大堆，不惜让自己的名字压在底下，大大冲淡了真能表示身份的教授研究员的职称。更别开生面者，反面密密麻麻，竟是几处开户的银行以及银行的帐号。

于焉笔者有感困惑。按常理，名片只为通报姓名、实在身份以及通讯处，以便于别人日后联系。这种方式，在人际交往中的确很有其实用价值，我不知道它始自何时，但在我国已沿用了千年以上，原来叫“名刺”，亦称“名帖”。据说古人自报家门，本用削木书字。汉时谓之“谒”，汉末才称“刺”；汉以后虽改用纸，仍相沿曰刺。明清时普遍用于官场应酬，拜谒时用红纸书写衔名，便通称“名帖”了。巴结权贵或者讲究排场的，名帖往往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字。《儒